



“荒草何茫茫，白杨亦萧萧。严霜九月中，送我出远郊。四面无人居，高坟正嵯峨。马为仰天鸣，风为自萧条……死去何所道，托体同山阿。”魏晋时期，陶渊明就在《拟挽歌辞》中形象地描绘了墓地的悲凉。而有那么一群人，他们每天都工作和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守护着无数逝者的安宁。在达城凤凰山公墓，谢登远就是一万两千多座墓碑的守护人之一。

守墓人谢登远： 守墓是种职业 不要对我有偏见

早出晚归

“围着墓园走一圈，巡逻一次要一个多小时”

清晨的阳光铺洒着树林，微风吹拂，漫山的树叶跟着摇曳，枝头有鸟儿在歌唱。位于达城凤凰山的公墓，安详地静卧于这片绿树山云之间。

5月7日，星期一，早上7点多，记者来到凤凰山公墓，在墓区的守墓人都走上了工作岗位。谢登远负责的区域，是离公墓大门最远的一片区域。墓碑呈阶梯样分布，从大门走到墓园的尽头并不容易。

纸钱燃烧冒出的青烟从墓园向天空飘去，不时有鞭炮声划破墓园的宁静。穿过一座座墓碑，记者看到了正在新墓区扫地的谢登远。1米5几的个子，一件土色的外套和一条黑色的裤子，谢登远拿着扫把来回在墓碑前清理垃圾，脸上看起来有一丝疲倦。“昨天晚上安葬了4个骨灰盒，晚上12点多才睡。”而为了给来扫墓的人一个整洁的环境，谢登远每天早上6点多就要起床打扫清洁。拜台上燃烧过的纸钱、燃放过的鞭炮、掉落的树叶等都在他的清扫范围内。谢登远告诉记者，他负责近4亩地，不只要清扫垃圾，还时不时要把一座座墓碑擦拭干净，把墓前的花摆端正，待全部清理

没有恐惧

“总需要有人做这份工作”

“说不怕是假的。”谢登远告诉记者，自从他在这里工作，有无数人都问过他怕不怕。“尤其是刚开始晚上巡逻的时候，一点响声都吓得我心底发凉。”谢登远说，他白天并不觉得害怕，但到了晚上，一个人在墓园走也觉得阴森森的。“习惯了就好了，总需要有人做这份工作。”

因为工作的特殊性，谢登远每天会接触很多前来扫墓的人。“我喜欢和别人摆龙门阵。”谢登远说，除了会问别人对墓区的环境评价如何，他还会和前来祭扫的人聊起亡者生前的故事。

“那个碑上的姑娘才20岁就得癌

完，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。

除了维持墓区的清洁，下葬、立碑和巡逻也是谢登远的主要工作。谢登远说，“有时一周都不会有一个，有时一天就会有四五个，说什么时候下葬我们就什么时候待命，晚上也一样。”大到400斤的墓盖，小到100斤左右的小碑，待安放骨灰盒时，谢登远会和同事一起把这些墓盖和碑抬过去，然后和泥、贴碑、封碑，这样下葬的工作才算完成。

天黑的时候，谢登远便开始和另一个同事组队巡逻。60多亩的墓园，安放着一万两千多座墓碑。“围着墓园走一圈，巡逻一次要一个多小时。”谢登远告诉记者，为了防止火灾或其他意外事故的发生，他和同事凌晨两三点还会再巡逻一次。墓园没有路灯，他们只能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线，一边要注意脚下的阶梯，一边要密切关注墓园里的风吹草动。

随着近年文明祭扫成主流，谢登远会劝前来祭扫的人用花代替纸钱。“风俗一时半会也改变不了。”谢登远说，墓区最怕烧纸钱和燃放烟花爆竹，不仅难清扫，还极易引发火灾。

症死了，每次她的父母来都在哭，很惨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谁看了都难受。”谢登远一边叹气一边指向旁边一个墓碑。他告诉记者，看到前来扫墓的人哭得厉害，他心里也跟着难受，所以经常去劝人家。“人都走了，心要放宽些，哭也哭不回来，照顾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事”。谢登远说，他每次劝人时，一些前来祭扫的人就会和他讲述去世的亲人。

在这里守墓的3年，谢登远安葬了无数人的骨灰，他对死亡的态度也变得淡然。“人的一生谁说得准，你看我们这儿还有好多年轻人的墓。”

身在异乡

“每天都在想念我老伴”

谢登远来自通江县瓦室镇，3年前经熟人介绍来到凤凰山公墓当守墓人，“刚开始特别犹豫，不想把老伴一个人留在家里。”58岁的谢登远说起自己的老伴，显得很不好意思。

谢登远告诉记者，因为没有文化，他和妻子一直都在务农，把收获的粮食背到集市上卖，收入不多。现在，谢登远每个月能领到两千多元的工资，除去每个月的生活费，他把钱都存着带回家。“给我儿子留着娶媳妇用。”谢登远说完抿着嘴笑起来。

从达州到谢登远巴中的老家需要两个半小时的车程，他通常一两个月回一次老家。“刚开始来的时候特别不习惯，每天都想我的老伴呀，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这么远、这么久。”谢登远说，初到达城，他每天都给自己的妻子打电话，现在依然维持每周打两次电话。每当从电话里得知妻子农事很忙时，他周五下班就会赶回通江，周一清晨天亮又赶回达城继续上班。

谢登远每天就穿行在墓区和住宿“两点一线”上。他住在凤凰山公墓旁，只有需要买菜时他才会下山。“爬上来时候累呀。”从凤凰山公墓到达巴路口的菜市场去需要近1个小时，他每次就囤上三四天的菜，“一个人煮来吃也方便。”

谢登远有三个子女，都在其他城市工作。去年儿子给他买了一个智能手机，他便经常和儿女视频。“现在家里人都支持我，去年我儿女还来看了我，我带他们参观了这些墓碑。”谢登远说，守墓是一种特殊的职业，他自己什么都能克服，但外界的偏见最令人担忧。现在有了亲人的支持，他心里觉得特别踏实，只想履行好自己的责任。

(本报记者 姚丹)

